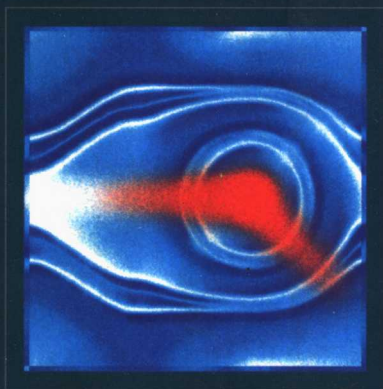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二卷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基佐

F.P.G. Guizot

APL857574-6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二卷

基佐 著

沅芷 伊信 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二卷

François Pierre Guizot 著

沉芷 伊信 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 19 586797 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錄

第十五講	1
第十六講	23
第十七講	49
第十八講	81
第十九講	103
第二十講	127
第二十一講	149
第二十二講	177
第二十三講	197
第二十四講	219
第二十五講	239
第二十六講	257
第二十七講	277
第二十八講	303
第二十九講	327

第十五講

本講的目的——詳細研究歐洲文明史的兩種方法——優先研究某一特定國家的文明史的理由——研究法國文明史的理由——構成文明優點的主要事實——按此觀點比較歐洲諸大民族——英國文明——德國文明——意大利文明——西班牙文明——法國文明——法國文明最完美，也最能忠實代表一般文明——研究法國文明完全不是一種簡單的研究——今天知識界佔優勢的傾向——社會上佔優勢的傾向——從此引出的兩個問題——它們明顯的矛盾——我們時代負有解決這些問題的任務——第三個是純粹屬於精神上的問題，它同樣是由文明的現狀引起的——它所受到的不公正的譴責——必須防止這種譴責——今天任何科學已成爲一種社會力量——任何力量都應當有助於個人精神的完善和社會的改善

先生們，你們中間不少人當會記得幾個月以前結束的課程的目的和性質。那課程講得很概括，也很匆促。我那時試圖在很短期間裏把歐洲文明史的概貌展示給你們。我可以說是急急忙忙從一個問題講到另一個問題，幾乎總是只限於一般的事實和論點，顧不得大家是否都能充分理解和相信所講的內容。

先生們，你們知道，我採取這種方法是迫不得已的；雖有此必要，但如果我没有預見到我可以在以後的講課裏加以彌補；

如果我不是在那時就打算以後再把我描繪的輪廓加以充實，使你們能循着我曾走過的道路，即認真而全面地研究具體事實這一途徑以達到我有幸向你們提出的那全面的結果的話，我將由於因此而產生的種種不便而深感苦惱。上述打算就是我今天所要實行的方案。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我面前有兩種方法。我可以把去年夏季的課程從頭開始，從整個歐洲的文明通史開講，把我以前只能籠統講過的再講個詳細，把我們過去匆忙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所講過的問題再從容地講一遍。或者我可以研究某一個大國、研究某一個文明已經得到發展的主要歐洲國家的文明史，這樣，由於限制了我的研究範圍，反而能更好地使我們對它進行透徹的研究。

先生們，這第一種方法我認為有很大的缺點。在講述一部範圍如此廣泛、而且同時在其一切細節上都得完整無缺的歷史中要保持——我強調說：要在那裏「保持」——某種統一性，那將是困難的，姑且不說是不可能的。我們去年夏季已經認識到在歐洲文明裏有一種真實的統一性；但這種統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實裏，在一些巨大的結果裏顯現出來。只有登上山巔，地面上小的起伏和不同之處才會在眼底消失，才能發現整個地面的總的外貌，它的真實的和基本的自然面貌。當人們從一般事實中擺脫出來，當人們想深入觀察種種特殊事實時，統一性便消失了，特殊性也就重新顯現了；人們在形形色色的事情中往往會看不到原因和結果；因此爲了詳細地講述歷史，而又能保持某種協調一致，那就絕對必須縮小研究的範圍。

然而這種方法，不論對講課的人，還是對聽課的人來說，都要求和必須具備非常廣博和多種多樣的知識，這就不免會引起很大的不同看法。誰想對歐洲文明的進程稍作正確的敘述，他

必須不僅對不同民族發生過的事件、對他們本身的歷史，而且還要對他們的語言、文學、哲學、最後還要對他們的生活經歷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這當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從我們的時間安排上來說是如此。

先生們，我覺得如果我專門講述歐洲一個大國的文明史的話，我便可以更快地跟你們共同達到所追求的目的。那麼，講述的統一性便有可能同細節取得一致；每個國家都有由於風俗習慣、法律、語言、情況的相通而形成的民族的統一性，它在文明中留下了烙印。我們可以一步一個腳印地敘述那些事實而不放過其整體。最後，這樣做便「有可能」（我不想用「容易」這個詞）把各種必需的知識聯合在一起了。

先生們，我因此決定寧願採取第二種方法而放棄所有各民族匯合形成的歐洲文明通史的方法，我只給你們專門講某一國家的文明，如果我們看到它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之處，它可以為我們充當整個歐洲命運的一個典型。

方法一經選定，選擇哪個國家就並不困難了；我選取了法國史，選取了法國的文明史。對這番選擇，我當然用不着否認我為此感到的愉快心情；誰也不會否認，愛國主義的一切情緒和敏感性都是正當的；問題在於它們是否合理和有沒有充分的根據。今天有些人似乎擔心愛國主義會因歐洲文明的現狀所產生的思想感情的擴展而大受損害；他們預言它將在世界主義中變得軟弱無力而消失。我不同意這種杞人之憂。今天，愛國主義正像人們的一切意見、一切行動、一切感情一樣，都有這種情況。我同意，這種愛國主義同樣在經常遭受廣告、議論、審查等的考驗；它必須不再成爲一種偏見、一種習慣、一種盲目而固執的激情；它必須具有理性。先生們，在這種形勢的壓力下，它同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感情一樣，是決不會垮掉的；正

好相反，它將會純化和昂揚起來。它所遭受的將是各種考驗；它將從此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我可以肯定說：我如果相信有另一種比法國文明史更偉大、更有教益、更適宜於代表歐洲文明過程的歐洲歷史的話，我一定會選擇它。然而我有理由選擇了法國。這不是由於我們對它的歷史特殊關心，很久以來歐洲的輿論認為法國是歐洲文明最高的國家。每當鬥爭不牽涉到民族自尊心，當人們想在間接的和帶爭論方式表現的思想和行動中尋求人民真實而無私的意見時，大家都會承認法國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且又最有力地衝擊着歐洲人的想像力的國家。

先生們，請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國家的這種優勢應完全歸功於我們社會關係的有吸引力、我們風俗的和暢、我們生活的輕快和生動，這些是人家往往到我們國家來尋求的。這些理由無疑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但我說的事實卻有更普遍和更深刻的原因：這完全不是像人們所指路易十四時代的文明的那種貴族氣派，也不是看了一下我們時代的情況之後使我們設想的那種普遍的熱情奔放。歐洲公正的意見對法國文明的偏愛從哲學上講是合理的；是一種本能的判斷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它無疑是模糊的，但卻是很穩固的，是以文明的一般性質和基本因素為根據的。

先生們，我希望你們還記得我去年夏季開課時試圖給文明下的定義。我思索過，在人們的常識中有哪些概念跟這個詞搭配得起來。我覺得按一般見解，文明主要包括兩點：社會狀態的進展，以及精神狀態的進展；人的外部條件和一般條件的進展，以及人的內部性質和個人性質的進展；總而言之，是社會和人類的完善。

先生們，文明不僅包括這兩點；要使它完善，那麼它們的

同步性，它們內部的和迅速的聯合，它們相互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曾經指出，如果它們不是常常配合好，如果一個時候是社會的發展，另一個時候是個體的人的發展推進得更快和更遠的話，它們相互之間並不因此而就不太需要了；它們互相激勵，而且遲早總會提攜並進。當它們長久不能齊頭並進，當它們的聯合長久沒有實現時，難堪的缺憾的感覺、尖銳的不滿和不完善的感覺就會襲上目擊者的心頭。一項重大的社會改良、一項巨大的物質福利上的進步，如果不伴隨着智力發展和精神上的相應的進步的話，它能在人民中間出現嗎？這種社會改良就顯得不牢靠的、無法理解的、幾乎是不合理的了。人們便要問是甚麼總的思想產生它和證實它的，它是和哪些原則聯繫着的。人們要使它不致局限於若干特殊的世代，局限於某一地域，而要使它能夠傳遞和流傳出去，播及到每一個國家。然而這種社會改良不靠思想、不靠學說的翅膀，它自己能夠傳遞和流傳嗎？只有思想可以不受距離的限制，它可以跨越海洋，到處都能理解和接受它。再說，人類高貴的本性就在於一旦物質力量有了重大發展，它必然渴望精神力量能與之聯合並指導它；只要社會改良除了純粹的物質繁榮之外沒有帶來其他成果時，只要它沒有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與他的地位同樣的水平時，某種次要的東西就會在它身上留有烙印。

反之，在甚麼地方突然出現一種巨大的智力發展，但沒有隨之出現任何社會進步時，人們就會驚訝，就會憂慮。這就好比看到一棵好好的樹沒有開花結果，太陽不帶來溫暖也不兆豐年一樣。人們便會蔑視這種不能開花結果的和不能控制外在世界的思想。人們不僅蔑視這類思想，而且最後還會懷疑它們充分的合法性和它們的真實性；當它們顯得軟弱無力和不能控制人類的地位時，人們便會相信這類思想是虛妄的。人類強烈地

意識到自己在世上的事業是把理想轉化為現實，按照他設想的道理把他居住的世界改造和安排好；文明的兩大要素，即智力發展和社會發展，是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文明的完善的確確不僅在於它們的結合，而且也在於它們的同步性，以及它們互相激發並產生自身的那種廣度、便利程度和速度。

先生們，現在讓我們用這種觀點來考察歐洲各國的情況；探討各個國家的文明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這基本的、主要的、莊嚴的事實符合到甚麼程度，而這事實如今在我們看來便是文明的完善性。從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在歐洲的各個不同的文明裏，哪一個最為完善、最符合於文明的一般類型，從而最值得我們首先研究，而且最能代表整個歐洲的歷史。

我從英國講起。英國的文明一直是特別向着社會的改善，向着人的外界的和公共的條件的改良，向着不僅是物質條件而且也是精神條件的改良，向着使社會更公正更繁榮，向着使權利和幸福得以發展的方向前進的。但總的說來，在英國，社會的發展比起人性的發展來是更為廣泛、更為輝煌的；在那裏，社會的利益和社會的實際情況要比一般的思想佔有更顯著的地位，發揮更大的力量；民族比單個的人更偉大。這是非常真實的，所以在英國即便是似乎以獻身於純智力的發展為職志的哲學家，像培根、洛克和那些蘇格蘭哲人，他們都屬於可稱為實驗派的哲學家；他們主要關心直接的和實證的成果；他們既不相信想像的衝動，也不相信邏輯的演繹：他們具有的是掌握常識的能力。我把注意力放在英國智力活動最重大的時期，放在它歷史上精神和思想活動佔有最重要位置的時期：我試以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政治危機和宗教危機為例。大家都知道那時英國發生過異乎尋常的運動。可是誰能告訴我，這個運動曾經產生過甚麼偉大的哲學體系、甚麼一般的學說，而且還成為全歐洲

的學說的呢？這運動有過巨大的和可喜的結果；它創立了一些法律和道德規範；它不僅有力地影響於社會關係，而且也影響於精神；它產生了宗派和熱情的信仰者；但它幾乎不曾使人的精神的境界有所提高或擴大，至少沒有直接地起這樣的作用；它絲毫沒有點燃那些能照耀整個時代的巨大的精神火炬中的任何一個火炬。也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宗教信仰能像在英國那樣被掌握過、而且至今還擁有着那麼多的權威；然而這些信仰多半是實際的；它們在人們的品德、幸福、感情上起着巨大影響；但在整個人類理智方面所產生的一般的和理性的結果卻是很少的。無論你們從甚麼觀點來考察這種文明，你們總會在它身上看到這種基本是實際的和社會的性質。我可以把這種發展查究得更遠得多，我可以把英國社會的各階層逐一檢驗；我會到處發現同樣的事實。比如說，在文學裏，實際的功績至今還是居於統治地位。沒有人會說英國人擅長於寫一部書，整部書寫得合理而合乎藝術的安排，在各部分的分配方面，在技巧方面，都能以其藝術和形式的完整打動讀者的想像，而讀者主要渴望的是智力上的滿足。精神作品的這一純智力的方面，正是英國作家薄弱的地方，他們擅長於用明白的敘述，用同樣思想的不斷反覆和極明顯的常識，用一切能導致實際效果的方法來使讀者信服。

在英語本身也顯露出同樣的性質。它完全不是一種有系統的、有規律的、合理地構成的語言；它在各方面向十分不同的來源借取詞兒，毫不考慮到對稱與和諧；它主要缺乏希臘語和拉丁語顯示出來的那種優雅和邏輯的美；它具有那種說不出的支離破碎和粗糙。但它卻是豐富的、柔韌的，甚麼都能適應，能夠滿足人們在外部生活過程中的一切需要。在英國，到處佔壓倒優勢的是功利和應用的原則，這便是它的文明的面貌和力量。

我從英國講到德國。德國文明的發展曾是緩慢的和落後的；德國的風俗的粗野，若干世紀以來是盡人皆知的。然而人們從如此粗野的外表之下探尋文明的兩種基本組成部分的哪一種發展比較快時，他們發現智力的發展在德國總是趕過和超越社會的發展；而人的精神在那裏比人的狀況要繁榮得多。請比較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路德^①、梅蘭希頓^②、布塞爾^③和其他許多人的智力狀態；我說，請把他們著作中顯示出來的精神發展，同這個國家當代的風尚，也同他們本身的風尚比較一下，有多麼的不同呀！請看十七世紀，試把萊布尼茨的思想，把他的門徒們的著述和德國的大學等的情況同當時不僅在平民中，而且也在上層階級中佔優勢的風尚相比；也請一方面讀讀哲學家們的著作，而在另一方面也讀讀那些描寫勃蘭登堡或巴伐利亞的選帝侯的宮廷的回憶錄，兩者之間有多麼大的差別！當我們轉到我們的時代，這對比的差別還要更明顯：今天，這已是一句常言，說是在萊茵河那一邊，思想和事實、知識階層和講求實際的階層幾乎完全是分離的。沒有人不知道，近五十年來德國的精神活動是怎麼個情況；在哲學、在歷史、在文學、在詩歌等一切領域裏它都進展得非常快；可以說它並不總是循着最好的道路發展的：人們可以對它所達到的部分成就加以爭辯；但對它的廣泛的發展和充沛的活力，那是無可爭辯的。當然，社會的狀況，公眾的條件，那是並沒有按同一步調前進的。毫無疑問，那兒也有進步，也有改善；然而在兩種現象之間是不可能進行任何比較的。所以德國的所有詩歌的、哲學的、歷史的

① 路德(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譯者

② 梅蘭希頓(Melancheton, Philipp Schwarzerd, 1497—1560)：德國宗教改革家。——譯者

③ 布塞爾(Bucer, Martin Kuhhorn, 1491—1551)：德國宗教改革家。——譯者

著作的特徵是對外在世界缺乏認識，對現實缺乏感受力：在讀這些書時可以看出生活和現實對這些作者的影響很小，完全沒有干擾他們的想像力；他們過着離群索居的，時而充滿激情，時而富有理智的思想生活。英國文化的特徵是到處出現實際的天才，而純粹的智力活動則是德國文明的主要特徵。

在意大利我們找不到上述兩種性質的任何一種。意大利的文明既不像英國那樣基本上是實踐的，又不像德國那樣幾乎完全是思辯的；個人智力的巨大發展，社會的技巧和活動力這些東西在意大利都並不缺乏；個人和社會在那裏都表現得很輝煌；意大利人在純科學、在藝術、在哲學方面，也像在事務的實踐和生活方面一樣，都是很卓越和擅長的。不錯，意大利在某個時候在這兩方面的發展的確好像是停頓了；在那裏社會和人的精神似乎是軟弱無力和癱瘓了；可是如果仔細觀察起來就可以看出這絕不是一種內部的和民族的無能力的結果，而是外界的壓迫阻礙了意大利：它好像一朵含苞沉放的美麗的花，可是有隻寒冷而粗暴的手卻從各方面壓制着它。精神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都沒有在意大利滅亡；它缺少的是它一直所缺少的那種在任何地方都是文明的重要條件之一的東西——它缺少信心，缺少對真理的信心。我希望大家能正確理解我的意思，不要因為我使用的字眼兒而誤解了我的原意。我這裏說的「信心」的意思是指對真理的一種信賴，這種信賴不僅能使真理被認為是真理，使人的精神得到滿足，而且也使人自信有統治世界和管理事務的權力，並且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成功。人一朝感到開始掌握了真理，他便覺得應把真理運用到外界的實際中去，改良它們，按照理性來支配它們。這個正是意大利幾乎普遍缺乏的；意大利向來富於偉大的才智之士；它同時還有大量具有罕見的實際才能的人，他們熟諳外部生活的一切條件，精通領導和管

理社會的才能；但這兩種人和事務卻彼此一直各不相干。有一般思想的人，有思辯能力的人都不相信自己有責任來影響社會，甚至不相信自己有此權利；他們雖然相信他們的原則是正確的，他們卻懷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實行家、社會上執牛耳的人幾乎全不考慮一般的意見；他們幾乎從來不想按一定的原則來管理他們管轄範圍內的事務。這部分和那部分人的所作所為就彷彿僅僅認識真理就可以了，彷彿真理再也沒有別的作用，而人們也沒有更多的事有求於真理了。這就是十五世紀和其後的意大利文明的弱點所在；正是這種情況使它的思辯的天才和它的有實際能力的人往往予人以某種思想貧乏的印象；在這裏，這兩種力量一直沒有能在互相信任、配合和不斷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下共存。

另外有一個大國，老實說，我是爲了對一個高貴而不幸的民族表示重視和尊敬而不是爲了必要才把它提出來的，我指的是西班牙。在西班牙，既不缺乏偉大的才智之士，也不缺乏偉大的事件；那裏的智慧和人類社會有的時候顯得十分繁榮昌盛；然而那只是些孤單單的現象，就好比沙漠裏的棕櫚樹一般零零落落地被拋散在西班牙的整個歷史裏。文明的基本性質，它的一般的、持續的進步，在人類精神和社會兩方面在西班牙都彷彿被排斥了。這是種莊嚴的靜止，或者是沒有結果的周而復始。試舉出一種偉大的思想或一個重大的社會改革、一個哲學體系或有成果的制度是歐洲得自西班牙的；一樣也沒有：這個民族是與歐洲隔絕的；歐洲從它那兒所得很少，給予它的也不多。我如果把它的名字抹掉，那我將譴責自己；但它的文明在歐洲文明史裏是並不重要的。

先生們，一般文明的基本原則和卓越的事實，思想和事實的密切而迅速的結合與和諧的發展，這些在我們方才觀察過的